



我与一座城

岳麓山，桃花岭

王跃文

我刚到长沙时，岳麓区还叫作西区。我住湘江东岸，长沙人谓之河东。西区在湘江西畔，长沙人谓之河西。五一路从老火车站起头，一箭笔直射到橘子洲大桥，过了湘江，再往深处去，就到了蔚然横亘的岳麓山。长沙山、水、洲、城的气脉就这样贯通了。

我那时还没学会电脑写作，白天忙公事，爬格子写小说只在周末或晚上。周末双休制正试探着执行，一周单休，一周双休。我很渴望每周都是双休日，多些时间写小说。那个夏天，我正在写中篇小说《秋风庭院》。暂住的斗室热得凳子挨不得屁股，人坐下去就张张嘴喘气。提起笔来，落纸不是墨水，而是汗水。有个周末，我背着稿纸上了岳麓山。行至半山亭，风过林响，鸟鸣啾啾，心里顿时清凉。我在半山亭坐下，背靠亭柱写小说，阳光斜照在稿纸上，金晃晃的有些刺眼。偶尔闭目沉吟，便有两三条金龙在眼皮下的暗红里游动。那时我并不懂得保护眼睛，不知眼睛是不能过久盯着强光的。写起小说来，我脑子动得比手快，只好龙飞凤舞地写。初稿上的字，别人是认不得的，我便晚上再去誊抄和修改。半山亭内并无石桌，只能以膝头为几。游人过亭，三三两两，老老少少，或有驻足观望者。我写得忘情，视若无睹，只顾沙沙走笔。写到得意处，我会笑出声，或情不自禁摇头晃脑。游人以我为疯子也未可知。这部中篇小说是《湖南文学》黄斌先生约的，后来发表在获得1995年7、8月合刊上的。次年，小说获得《小说选刊》组织评选的全国最佳中短篇小说奖。

那几年，我陆续写了六部与《秋风庭院》相关联的中篇小说，先后发表在《当代》和《人民文学》上，最后结为长篇小说

《朝夕之间》出版。这些小说的很多文字就是在岳麓山上写的，有时是在半山亭，有时在爱晚亭往上一点的放鹤亭，有时在岳麓书院前的吹香亭。放鹤亭我最喜爱，素朴雅致，气态安闲，仿佛一位饱学先生，旧衣旧鞋，清清爽爽，立于清风映边上。放鹤亭中间有个方石墩，刻着“放鹤亭”两个大字，据说是为了纪念曾经的山长罗典。放鹤亭游人来往最多，却大都脚步匆匆，奔爱晚亭去了。我便安坐其间，埋头写作，有时还把石墩借为书几，也不管罗典先生允不允许。

岳麓山是有灵的。我不敢惊动岳麓山上的前圣先贤，但岳麓书院里的古樟怪柏、麓山寺的六朝神松、爱晚亭前的翠竹红枫，也许曾见过一位年轻人，或低声吟哦，或俯首沉思，或摇笔疾书。《朝夕之间》里有位离休多年的地委老书记陈永栋，长年半闭着眼睛独来独往，每日清早都在大院里舞太极拳。老书记去世前写下遗嘱：全部积蓄四十五万元交作党费。众人知此，莫不感佩。我描写陈老的外貌和性情时，模拟了在麓山寺前屡屡遇见过的一位老者。有天，我坐在麓山寺前写小说，见一位老者，不僧不道，长辫垂背，手秉宝剑，半闭双目舞太极拳。我初以为老者是疯子，却见他舞起剑来威风凛凛。我目不能移，待老者收势立定，忙趋步上前试与攀谈。老者却双目低垂，转身下山去了。那段日子，我常在麓山寺前遇着这位老者，却始终未能同他搭话，倒是将他的身形写进小说里去了。

几年后，我终于卜居河西，向岳麓山又近了些。我居住的地方叫咸嘉新村，选择这个地方住家，大半是为它离岳麓山近，距闹市远。站在屋顶花园举目望，意不要钱。你看，自产的黄瓜带着刺开着花儿，水灵灵地诱惑着人们的眼；大辣椒、小青椒闪着绿油油的光，似在骄傲地宣告辣的誓言；一捆捆小白菜和小葱，白里夹着绿，绿里生着白，如天然的翡翠；那紫得鲜亮的茄子，那胜似红灯笼的西红柿，还有花菜、鲜藕、冬瓜，眼巴巴地看着过往的江北人，盼着能被多看上一眼，多挑上几斤，多买上几两。

一阵酒香飘了过来。前面，七八个大酒坛一字排开。每个坛子上都贴了张红纸，写着大大的“酒”字。卖酒的小哥大声吆喝。几个老汉不约而同围拢过来。一个问：“不上头？”一个“哼”了一声：“不上头，那是白开水。”另一个直接拿起一旁的小酒提，就往一个开了封的坛子里舀：“酒好不好，尝尝就知道。”卖酒小哥脾气好：“对对对，你尝尝吧，尝好了也好帮我做个活广告。”酒香越飘人越多，闻酒的、品酒的、买酒的络绎不绝。

卖酒的旁边是卖豆腐的。老黄豆腐是老品牌。自打老黄去外地养老，他的女婿就成了老黄豆腐的传承人，几年的勤学苦练，几年的磕磕绊绊，老黄豆腐的牌子总算没有倒。早市上卖豆腐的不只老黄豆腐一家，都是卤水豆腐。赵钱孙李，人不同，豆腐也是一家一个味儿。若讲站得稳立得住叫得响，只有老黄豆腐。块大敦厚，不塌不垮，不渣不涩，没有豆腥味儿，鲜嫩柔滑中还略带淡淡的甜。没个好品行岂能修炼成早市上大家的最爱？

最有烟火气的还是小吃区。大麻花、油炸糕、酥油饼、玉米饼，这个糕、那个点，还有各种风味的粉啊面啊，麻的辣的，都热腾腾、香喷喷地让你满口生津。最解胃口的要数老虎家的水果和豆腐脑。每逢早市，老虎都用新油来炸大果子，要的就是嘎嘣脆、鲜香酥。老虎媳妇做的豆腐脑白嫩软滑，一勺辣椒油、放一点韭菜花，再撒上一抹香菜叶，那滋味不单单美了胃，更暖了心。不论贫富还是富有，只要在此待上一会儿，随便吃点儿啥，包你能品出人间最朴素的美味。

早市是逛出来的。这逛，也得分三类。一类是逛需，买回几斤菜、几斤瓜果，不拖泥带水，买完就道回府；一类是逛闲，不买东西不捡漏，遛个弯饱个眼福，只图个乐儿；还有一类，权且当晨练，不在摩肩接踵中挤一挤，不闻一闻早市上的新香甜，浑身不得劲儿，一天不踏实。

早市便利了江北人的生活，也蕴藏了江北人的盼头。一年到头，每周四六就早上几个小时，风雨无阻，雷打不动。它陈列简单，拆装灵活，经营时短，不抢各大商场和超市的风头，更不挤占江北宝贵的空间。在江北人的生活清单里，早市位置虽不靠前，却从未受冷落。

江北的味道里有朝阳的气息，更有江北人用心生活的滋味。

远近皆是绿意葱茏的小山，仿佛画家笔下的青绿山水，随意一拖一带，都是气韵。田野边美人蕉红黄连天，松竹深处隐现着村舍人家。我的所谓“屋顶花园”，只是房产推销的噱头，不过就是个露天大阳台而已。我好种花木，把阳台侍弄得好似小花园。我家的三角梅翻悬到阳台栏杆外面，花开时节火红欲燃，引得楼下行人登楼敲门争看。

眼看着四周高楼拔地起，咸嘉新村很快又成了闹市。热闹起来的咸嘉新村倒也闹中得静，生活设施极是方便，但我心里总恋着山野气，便又向着离岳麓山更近的地方搬了家。我现在的陋居背靠桃花岭，面向梅溪湖，前湖后山，绿意扑人，极是称人心意。桃花岭本就是岳麓山伸出的支脉，为修西二环公路劈开了。我每同朋友说起桃花岭好，便说：“桃花岭其实就是岳麓山。”2022年，岳麓山新修了西大门，正对桃花岭，看看，岳麓山同桃花岭不又连起来了？

冬日清晨，太阳从桃花岭上升起来，热热闹闹照进卧室。由春往夏走，天气越来越暖和，太阳也慢慢移位。待到酷夏来临，太阳就照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我的卧室竟到了阴凉处。从客厅望去，一湖青蓝横陈，阳光下碎金辉映，晃人眼睛。尤其是晴好秋日，傍晚时分，西望天边腾腾一片夕阳，冶铜熔金，绛红烟紫，无限光色流泻湖中，水天相映，绚烂至极，也奢华至极。梅溪湖四季好花，春来桃花如海，夏天紫藤垂地，秋时桂香袭人，冬日梅花幽寂。爱花的人，恨不能时时守在湖边，寸步不离。我的陋居湖朝的窗尚有一奇，湖边往湖心柔柔弯出去两座小山，以一石桥相连，桥上桥下水如圆镜，青山白水若青白二鱼，环抱依偎，仿

佛一个太极图。我每日晚间散步，要么上桃花岭，要么走梅溪湖。走梅溪湖，环湖有时觉得太远，散步总要走回头路。心想，湖心有座桥就好，人们爱走大圈也可，只走小圈就跨桥而过。不多久，居然心想事成，湖心真建步行桥了。从我家门口上湖边栈道，一路绿草茵茵，花木扶疏，风荷轻举，清波粼粼。过桥到节庆岛，或略作盘桓，或径自前行，再上北岸往东走，刚好万步归来。

我写《家山》是在咸嘉新村动笔的，先写了三十多万字。家搬到桃花岭下梅溪湖畔，我对原先写的却不满意了。于是，另起炉灶，重新开笔。人物和故事有些是先前写过的，小说的结构和语言却变了。我偶尔写到笔钝，赶紧出门走走。桃花岭上见到的香樟、松树、麻雀、乌鸦，都会到我笔下。岳麓山中，桃花岭上，梅溪湖边，初春的樟树林新叶杂陈团簇，成鸟雏鸟翻飞，正是在《家山》里写到的样子。《家山》的笔墨具体而微，庄稼树木，五谷六畜，花鸟鱼虫，皆称其名。《家山》里写到的风物，岳麓山、桃花岭、梅溪湖及附近乡村，都能寻到。

2022年12月2日凌晨3点58分，《家山》杀青。我木坐良久，心里一跟小说中的人物道别，不舍而怅然。我在床上倒了一会儿又起来，曙色渐明。拉开窗帘，桃花岭山间霞光万道，一轮红日正冉冉而升。望着窗外桃花岭，恍如家乡雪峰山飞抵眼前。梅溪湖上起起落落的水鸟，也让我联想到家门口的溺水。我到长沙已二十九年，竟有二十三年逐岳麓山而居。不管长沙再怎么长大，我会永远住在岳麓山桃花岭下。岳麓山，也是我的家山。



读书有味

我喜欢散文。我在散文里寻找低调的声音。读，是跟朋友说话，哪怕这人在千年之远，在万里之遥；写，既是跟朋友说话，也是跟自己说话。我们的散文概念，像杂货铺，像储藏室，其他文体不能涵盖的，都往里塞。我们的散文美学，主张真情实感。你的起居坐卧，吃喝拉撒，走亲访友，书信往来，日记随感……总之，你的日常，你的白天黑夜，你的五官、体肤和心，都被生活浸泡着，一旦为文，就是散文。对小说家来说，去纷繁复杂的人世搏击一番，回到家里，换上拖鞋，沏杯浓茶，坐在躺椅上闭目养神，也就由小说变成了散文。

可恰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看到了当下散文存在的问题。不是每一种真情，每一种实感，都值得去书写，鲁迅所谓“选材要严，开掘要深”，既适合小说，也适合散文。从现实考量，或许更适合散文些。前些天，我去福建师大和厦门大学开会，从事散文研究的专家有一个共同感叹：散文的门槛太低。是说，某些散文作者，几乎没有为文的讲究。买个菜写一篇，散个步写一篇，会个朋友写一篇。这些不是不能写，而是，既然是文学，文学所要肯定的价值，所要张扬的意义，总是需要的。如果没有这些，散则散矣，却不能称“文”。

曾经有好几年时间，我订了一种文学刊物，后来不再订了，是因为那刊物常常大篇幅地登载老作家们的书信往来。都是：寄来的书收到了；我正校对旧日文稿；你的血压降下来没有；我孙子考上了博士……落款要么是“在国外某地”，要么是“于病中”。这些资料性文字，对他们的传记作者或许有用，但对普通读者，既不能共情，也不能获取一星半点的智慧之光，订阅费钱不说，还浪费时间。

散文能不能虚构，曾作为一个话题供大家讨论。“情”不能，“感”可以。文学的“实感”，不止于经验。比如，范仲淹写《岳阳楼记》，写的不是实感，是心象。既是心象，为什么不能虚构？而既是心象，又怎么能虚构？孙悟空完全变个模样，非但出言不逊，还出手打伤师父，这不是虚构，而是锐利地潜入人性深处。当然这是小说，小说可以曲笔，可以施展出正大光明的隐私，散文则没有这种方便。它一开始就把创作者逼到墙角，射灯照过来，让你坦陈内心。

杰出的散文作家，不是别人逼他，是他自己逼自己。他坐在屋子里，孤独地面对自己。射灯是没有的，如果有，也不是来自外部，而是来自他的内心。他把自己照亮，让自己成为光，然后再去照亮别人，照亮远方。照亮自己是首要的，也是艰难的，他必须凝视自己的人生，看见尘埃和水垢，并耐心地打扫和清洗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他有一些喜悦，也有一些沮丧。喜悦的是，自己变得洁净了；沮丧的是，变得洁净之后，自己是如此渺小，如此微不足道。而看见这些，意义就已经诞生。这不仅是情，还是自我审视之后的智。我们由此会发现，情到深处，本身就是智；智到深处，本身也是情。

前面我说，我在散文里寻找低调的声音，这意思并非排斥激情飞扬的散文。在我的阅读库里，单就散文论，不少都是激情飞扬的。然而我照样觉得它们是低调的。作家的气质，作家的才识，作家的胸襟，作家的洞察能力和语言能力，特别是作家的自我审视，都会生成文字的宽度和厚度，让人情动于中，思沉于内。在这点上，散文和小说几乎没有区别。

说起办爱心粥铺的初衷，老李说：“有一次，起早外出谈业务，三九天特别冷，车出了点故障停在路边，见一名女环卫工在干活，眉毛上都是白霜。聊几句，她说干完活，大冷天就想喝碗热乎乎粥。还有，我居住的小区，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，独自生活，手脚不大利落，做饭困难。小时候我家困难，读书时没少得到好心人的帮助，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。我与妻子商量，办了这免费粥铺。”

粥铺开办初期，只限环卫工人和孤寡老人用餐，后来扩大到今天的用餐范围。每天来喝粥的有五六十人，主要还是环卫工人和附近的老人。我跟着老李来到厨房间，货架上有两个牌子的面粉，三袋盘锦大米、两袋五常大米，还有一些小米。老李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些都是爱心人士捐赠的，还没吃完呢，就有人送来。厨师们帮忙做义工，不要报酬。房子是我自己的，不花钱。剩下水电费，买点青菜，小米小去的，没几个钱。”

阳光透过窗户，洒在餐桌上。以环卫工人为主的就餐高峰过了。老赵说：“咱们把米粥和馒头热热，再拌个豆腐咸菜，老人们该来了。”说完，老赵、小赵还有老李，又忙了起来……

散文的门槛

罗伟章

江北的早市

朱明东

太阳刚升起，哈尔滨江北的早市就睁开了眼。过高架桥洞向北没多远，一辆农用四轮车“吱嘎”一声停在路旁。一对中年夫妇从车上下来，男人打开车厢，卸下时令蔬菜，女人则在马路牙子上铺起一大块塑料布，再麻利地往上摆放蔬菜。正摆着，卖小百货的老张头来了，在对面的马路牙子上支起一个不到两米宽的摊床。接着，卖水车的李大嫂到了，其他摊主也陆陆续续地来了。几个人一忙忙活，寂静的街道转眼成了热闹的早市。

在江北，集叫赶，市叫逛。赶，是为了需；逛，是为了品。“需”自不必说，单说这个“品”。除了品尝和感受人间烟火气外，就是要在逛早市时品出一种散淡、一种轻松和一种从容来。晨曦映照江北大地，江北人纷纷走出家门，奔向早市。近的小区就到，远的还要开车赶来。此时的江北早市，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。从日用百货到农副产品，从古董旧货到时尚工艺，从吃喝零买到服装鞋帽，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买不到的。吆喝声、说笑声、嘈杂声，在江北的早市上一浪强过一浪。

瓜果蔬菜是早市上的主角。江北人爱逛早市，多是采购购买蔬菜。天下滋味早市知。食在人间，哪家哪户离得了吃？瓜果蔬菜的卖家多，竞争也激烈。你家卖瓜，他家也卖瓜，你家从省外进的货，他家在城外有大棚。瓜呀，果呀，都较着劲儿比着鲜，你圆我润它香甜，谁也不比谁的差。价格不贵，任你挑任你选，不满

遇见

暖心粥

车承金

来到爱心粥铺时，天刚亮，太阳还没露头。一下车，一股寒风袭来，脸上刀割似的。一下车，一股寒风袭来，脸上刀割似的。一下车，一股寒风袭来，脸上刀割似的。

掀起棉门帘，走进屋，热气扑面。只见右边是餐厅，五张长条桌，能坐下一二十人的样子。左边矮墙边放着两个粥桶。我掀开桶盖，粥香扑鼻。一桶是小米粥，金黄金黄的，另一桶是大米粥，雪白雪白的。桶边有两盆拌好的咸菜，一盆芹菜，一盆芥菜疙瘩。矮墙里面是厨房，两个大蒸锅冒着缕缕热气。两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女人，一个低头揉面，一个低头切菜，看样子两人都很忙。

“环卫清洁工、孤寡老人、留守儿童、贫困残疾人、农村进城务工人员、各类困难人群……我不在免费喝粥范围呢。”我看着墙上红纸上写的免费就餐范围，嘴里念叨着。切菜的女人转身打量我说：“第一次来吧？自己拿碗盛粥，随便喝，不在范围内也不向你收钱。”说着，她随手从橱柜里拿出一个盆，把切好的海带丝收到盆里，加几勺精盐，用筷子拌好放在矮墙上，问道：“馒头差不多了吧？”揉面的女人说：

“差不多了，捡出来吧，蒸一锅。”正说着，进来三个戴棉帽、穿棉袄的女人，帽子前檐上挂着白霜，棉衣外面套着橘黄色马甲。打头的女人摘下帽子，搓着手说：“这天，真冷啊！”看这身打扮，我猜她们是环卫工人。

一问，果然是。三名环卫女工，一名姓王，一名姓李，一名姓杨。我洗过手，盛了三碗粥，端到她们面前：“喝碗粥暖暖身子。”高个子小王说声谢谢，接着问我：“以前没见过你，是新来的义工吧？”我笑了笑，说：“算是吧，临时帮忙，只今天一个早晨。”她笑着应道：“热乎乎的粥，喝一口热在身上，暖在心里，我们姐妹把这粥叫暖心粥！”

小李接过话茬：“我们每天凌晨四点多出外干活，抡着大扫帚，干活时没感到冷，扫完停下来就冷了，特别是后背冰凉冰凉的，又冷，又累，又饿。”停一会儿，她指着碗里的粥说：“你看，这时热乎乎的粥就好了，还是免费的，喝上一碗，是不是特别暖心？”

此时，陆续有人进来喝粥吃饭，人多了起来。主食是粥、馒头，配的是三种小菜。顾客自己盛，吃多少盛多

中国画家（兰亭雅集）
微明（明）
辽宁省博

大地